

程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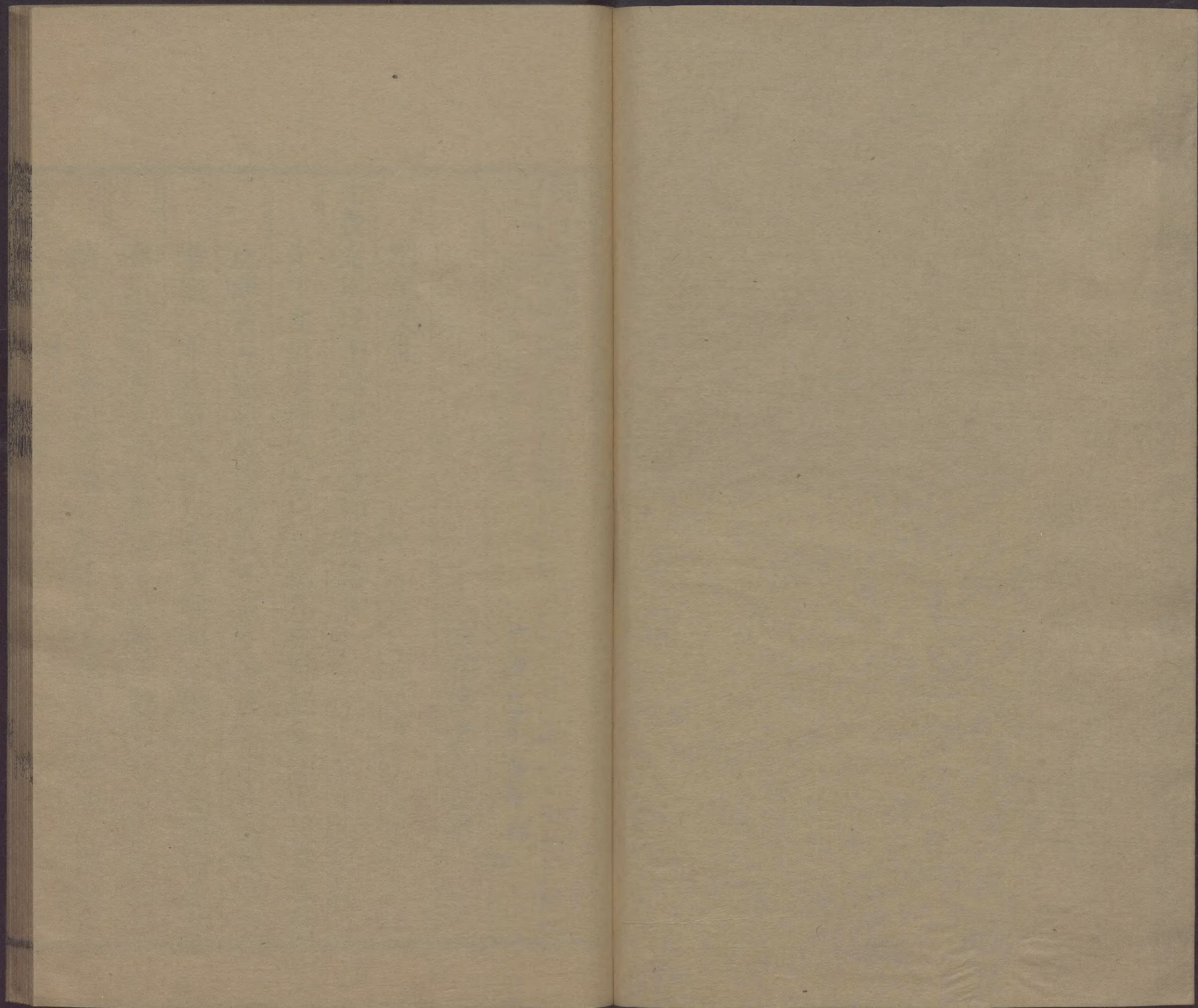
年

譜

籤

章
庚
題

信
30
12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七歲知扶溝縣

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

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
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
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
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
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
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
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
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
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

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
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
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
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
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
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
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
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
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
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

明道行狀 元豐
九域志扶溝縣屬

東京開封府扶溝縣志先生宰扶溝伊川奉太中至扶溝
 居數月而還宋史王中正元豐初提舉畿縣保甲將兵捕
 盜獻民兵五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劉
 定之扶溝縣署先生祠堂記余觀神宗可謂有志之主以
 復三代之治為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
 抱負籌策已施行矣而畿甸近邑盜賊之暴宦侍之橫若
 是畧莫能弭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咸
 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效詎可量耶致堂胡氏惜漢
 光武不以待公孫宏之位待
 董仲舒古今一轍可勝歎哉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道文集下同
 按陸子履名經續通鑑長編二月戊辰命
 州軍長吏禱雨名川靈祠先生詩中云我亦奉命來侯疆
 則先生曾奉命
 至陝禱雨矣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按蘇詩
 有送孔郎中赴郊郊則自密移郊也先
 生詩中云飛雲猶認華山高疑指此
 謝顯道習舉業

已知名往扶溝見先生受學志甚篤先生一日謂之日爾

輩在此相從只知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

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尹和靖語
 先生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

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每進語相契先生必曰更須勉力

外書上蔡語錄下同按上蔡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某不曾錄此蓋追憶云朱子手訂上蔡語錄三卷采入外書三十七條嘗云某少時妄意於學頗藉其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攷上蔡以是年從學故記精要語類繫於此
 謝顯道云昔先生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先生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

人執著一邊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

博觀泛覽亦自為害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

數墨
 謝顯道云吾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

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

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甯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

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延平答問云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

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上蔡確實於日用處便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

謝顯道云先生

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

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

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

於正也又云先生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

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

之儼然即之也温 或問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

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

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人有四

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病臥於牀委

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先生教人

以忠信為先 賢只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

開不放鬆只是守 先生嘗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就不濶

步到峻處便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

之歎 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穎有泚其憤悱如此

侯子雅言

顯道云吾從洛中學時錄古

人善行別作一冊先生見之云是玩物喪志

遺書註鄭穀云

顯

道初以記聞為學自負賅博對先生舉史書成篇不遺一

字先生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

浹背面發赤及看先生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謝

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胡氏傳家

錄

謝顯道嘗與先生切脈坐間先生云切脈最可體仁

遺書謝顯道記下同

劉蕺山云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理無間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

先生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

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

大者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朱子銘之日握

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

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太山為高矣

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

點浮雲過目 李安溪云太虛喻堯舜心體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

顏子的

有準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

便得性情之正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宋史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仁宗時參知政事

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諡文正胡宿字武平常州人仁宗

時樞密副使治平四年卒年七十二諡文恭常至潤州與

濂溪遊范忠宣公集許渤字仲容蒲城人天禧三年進上

第累官至潤州觀察推官范文正移潤州知其賢薦於朝慶

歷七年卒年七十 按太中家傳調潤州觀察支使當在

慶歷三年明道居庠序時范文正參知政事先是知潤州
 薦許渤許渤官潤州觀察推官疑與太中同時濂溪志稱
 胡文恭常至潤州與周茂叔遊或謂同師潤州鶴林寺僧
 壽涯雖屬附會要之賢人星聚一方流風餘韻二程子少
 時猶及見之又沈德潛書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云
 有明道題詠蓋夙所景仰者因追論以語上蔡故繫之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
 換 先生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
 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
 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楊龜山
集按
 龜山游公墓誌銘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
 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龜山以師禮見
 明道於穎昌在元豐四年定夫與顯道在是年從學則及
 門先於龜山矣全謝山謂游文肅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
 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 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

則於爲政也何有

遺書游定夫錄下同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

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人有語導氣者

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

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

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遺書六卷

二年己未四十八歲二月詔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

任

二月先生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

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

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

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顯者陸
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
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
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先生竟歸故官通鑑 宋史
李定字資深
揚州人受學安石熙甯三年召至京李常問君從東南來
民謂青苗法何如對曰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
是事願勿爲此言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據實而言不
知京師勿許安石大喜謂曰君見上蓋爲道之立薦對如
曩言於是言新法者皆不聽卽命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裏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疏定
不持生母仇氏服元豐初爲御史中丞何正臣字君表新
塗人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裏行按續通鑑長編二月
丁未詔太常丞程某判武學十五
日甲寅罷才八日也呂公著云云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

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

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

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

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劉立之
敘述

陳公廩園修禊事席上賦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

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沈未須愁日

暮天際是輕陰明道文集下同 按公廩名知儉官殿丞
元豐元年始居洛二年修禊所會皆儒學

之 郊行卽事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

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

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凡詩必

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

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龜山語錄 呂

與叔見先生伊洛淵源錄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先生之門橫渠卒乃入洛見先生

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

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

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

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

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

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遺書呂與叔東

見錄下同劉

戴山云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朱子謂識仁篇乃地位高

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黃梨洲云與叔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為學明道語之

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默識心契豁如也

朱子於程門中最取與叔以為高於諸公醫書言手足

大段有筋骨如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

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
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
有用力處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
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朱子云這段是呂與叔自
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
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
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
了頭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
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

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
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
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
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
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
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

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
蔽則欲然而餒卻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

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劉藪山云此無欲學聖之旨李

安溪云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夫自私之累物來順應而惡夫用智之鑿即此章之意然未直指用力之方是故學者茫焉此揭敬義為言無不敬則內直思無邪則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

今學者敬而不

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

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

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

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宋史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學安定仕至都水

丞知桂州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師不立服

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先生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先生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夫欲去數矣其時介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某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夫之意尙亦無必某嘗言

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某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夫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某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某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某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某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

某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尙有

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朱子云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為不

是蓋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為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恁的狠狠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若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的人胡敬齋云明道才大德盛入朝建言三代之治可運於掌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明道雖去神宗猶眷眷懷之安石亦感公盛意

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
為兩分其罪按李安溪程子遺書纂註云程子自呼名
門人記者以字代之錄中稱伯淳今日朝廷所以特惡
正叔者皆同今概以某字代之

忌某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
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按先生自熙甯五年歸洛從容親
庭日以講學論道為事士大夫皆
慕化之即所云於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
他輩有所不便也

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

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

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

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自古

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

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

翦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畧去近

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

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

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

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

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六月先生

舅華陰侯先生卒

見明道
文集

三年庚申四十九歲除奉議郎罷扶溝任寓潁昌

二月作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見明道文集 侯先生名可字無可華陰人二程舅氏也

生景德四年丁未終元豐二年己未年七十三先生以氣節自喜從孫威敏征農智高得官知巴州化成縣調耀州華原主簿監慶州折博務授儀州軍事判官韓忠獻鎮州安薦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渠召對便殿熙河未開之時為韓忠獻馳論涇源會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會反覆繫其親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平生以勸學為已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治學舍興絃誦二子孚淳三孫尚幼以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先生作墓誌銘

六月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

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甯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明道行狀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
 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
 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
 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
 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
 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外書庭聞彙錄
 常見先生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
 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遺書卷十七
 先生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
 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

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
 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伊川文集 先生

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
 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劉立之敘述 先生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
 而人化之伊洛淵源錄 先生與弟伊川待太中遊壽安

山太中為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
 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

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太中家傳 按太中以熙甯三年
 議新法未便乞祠歸至是十年

四年辛酉五十歲在潁昌

四平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

謂太中以

清德退居弟頤正叔一作正道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

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

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

告所以為益良厚韓持國撰墓誌銘元豐九域志潁昌府許昌郡屬京西路元豐三年升府

按續通鑑長編韓維於元豐四年已稱知潁昌如故五年八月詔維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宮則持國與二先生

周旋正在此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

三年中也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

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

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

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

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

又于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

小人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

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盡得蓋

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遺書李端伯傳師說下同按伊川稱語錄只

有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元豐四年韓持國守潁昌與先生語師說備記之疑端伯在潁從二先生學呂

與叔東見錄亦有端伯相聚不久之語故凡記語理道之要悉附於此

先生嘗論克己復

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

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

道亦何傷乎公之所為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

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

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

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

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

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

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持國曰

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

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

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

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先生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

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

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

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則可與立者也

伊洛淵源

錄王端明彥霖名巖叟大名人本傳不及其學問源流其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兩疏推挽甚

力蓋知尊先生者恐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

有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先生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為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

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

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劉戡山云此先生極力體貼出自家意思語李安溪云此條以

誠為主忠信進德即是對越上天天之所以為天者誠而已矣神不在道之外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中庸言鬼神歸之於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也顯矣程子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為本而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而存誠以居敬為先

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

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

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劉戡山云生之謂性告子未嘗差惡亦是性荀子未嘗差但先生只是認得箇人生而靜者耳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卻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若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蕺山云識此

意方可言勿助勿忘

顓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先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

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先生曰此正如

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

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

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

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

者是大賢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

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

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

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

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

好了也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

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二先生

暇日與韓持國同遊西湖先生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

見贈詩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

內外卻應分別更迷真 明道文集 韓詩云曲肱飲水程
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

忘外樂綠尊紅菱對西曛又 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

見呂氏童蒙訓與此小異 穎昌 州見龜山年譜 按龜山集元豐辛酉二十九歲授徐

師禮事焉畧云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

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

京師於朋遊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

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

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

其志而進之使供灑掃於門下則于萬幸甚時二程兄弟

講孔孟絕學於河洛及門皆西北士最後中立與游定夫
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龜山從穎昌及
門之後告歸明年有寄書問春秋又有寄游定夫詩絳帷
侍燕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媿猶懸三釜樂未能終
此挹清風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
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想見一時從遊之樂安溪橋西
齋道南講授云龜山文靖公承道南統緒當日所得師傳
儘有可考胡文忠嘗言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

所授再按龜山傳昔程純公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合龜山反求渙然有覺其後羅豫章李延平遞相祖述合學者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所謂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者觀此則龜山之師承純公俱在三十歲前羅李宗派已肇於此時矣至卒業程明公又在四十歲後

先生在穎昌楊中立尋醫調

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先生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甯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先生處志甯乃語定夫及中立中立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中立故先生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外書龜山語錄下同

先生曰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 先生嘗言學者不可以不

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范夷叟欲同一二程去看斷

地黃先生率顯道顯道以前輩為辭先生云又何妨一般

是人

外書上蔡語錄 宋史范夷叟名純禮文正公三子仕至尚書右丞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男樾校字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五年壬戌五十一歲在洛

先生曰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

此人亦深足恰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下同續通鑑

長編元豐五年九月戊戌永樂城陷舜舉將死裂衣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事頗覽書傳按九月永樂之役內侍李舜舉與徐禧李稷大將高永能皆敗死李憲本

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

元豐四年取興

靈事 宋史李憲神宗內侍元豐四年九月入 今許大
蘭州詔趨靈武而憲不前高遵裕獨往而敗

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

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

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

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

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

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

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 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取西夏續

通鑑長編元豐五年十月戊申朔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

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

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

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吕公著在外惟趙鼎嘗

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

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責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

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繁

務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

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

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

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今日西事

要已亦不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

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

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所有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

也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驅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

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

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永樂城事宋史徐禧字

德占附安石行新法永樂城陷死之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

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

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

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

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旣加兵王

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

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

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楊中立有寄先生問

春秋書

見龜山文集下同 龜山年譜元豐壬戌三十歲居鄉寄明道先生問春秋書畧云春秋之學不傳

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憾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鄙愚見棄一

一見教

幸甚 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

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

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

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書當以君氏為正 冬劉質夫見

先生洛中

遺書卷十二 按伊洛淵源錄李端伯作劉博士墓誌銘云質夫自齠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元豐中合潞

之長子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遺書錄師訓卷十一在洛中所聞前戊冬及亥八月九月錄先生語疑丁仁

安縣君憂居河南時也今並類繫全謝山謂程門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

先生

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可謂仁也

遺書

錄師訓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下同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劉藪山云分明

是太極

之理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

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忠信所

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者坤道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天人無間斷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遺書戊冬錄下同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六年癸亥五十二歲監汝州酒稅

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

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汝州

屬京西路

八月劉質夫見先生於洛

遺書卷十三

先生曰楊墨

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亥八月劉質夫錄下同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九

月劉質夫過汝 遺書卷十四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

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遺書亥九月劉質夫錄下同 有人治園圃役知

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

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易中只是言反覆

往來上下 朱公揆來見先生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箇月

外書侯子雅言 按伊川祭朱公揆文云自子兄弟倡學之初君時甚少獨信

不疑則從學早矣范內翰稱其少從孫復受春秋又學於安定告以為學之本在忠信終身力行之黃梨洲云後從二程子於洛間格致為進道之門誠正為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及為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於流俗者也攷邵氏易學解惑記伊川同朱公揆訪康節則熙甯間嘗從二先生遊矣呂與叔東見錄又記公揆昨在洛書室牖一條伊川稱此意甚好此云來汝坐春風中一箇月亦猶再見茂叔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公揆嘗記先生語今不可攷朱子拾其遺編入外書茲並類繫 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外書朱公揆錄下同

學始於不欺闇室

楊開沅云先生處處提倡慎獨不待叢山也

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

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十一月作祭富鄭公文云維元

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

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敷以

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

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

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

處非其位而孤騫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

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

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

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
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
齋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
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
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
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迫乎瞑
目之日屬續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
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撫實祭冊之聖
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有憾者蓋非偶然某
愚不肖屬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

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

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

所嗚呼哀哉伏維尚饗明道文集或問先生於富韓公公曰

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伊洛淵源錄楊中立有與先生論

春秋書見龜山集下同龜山年譜元豐癸亥赴徐州司

卷淺識未能窺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

惜其初心之勤倦倦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妄有所憶然

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又有與先生子二十三郎

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 書有云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

陽邈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
惟希力學慎愛元豐九域志汝陽屬京西路蔡州按
先生子長端懿汝陽主簿卽二十三郎

七年甲子五十三歲彭夫人卒

先生夫人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之第三女封仁和縣君

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生五子三早卒

端慤其一也

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四女嬌兒瀆

娘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

公揆子

一擇配未得其稱賢而

未嫁以母喪哀毀於明年卒伊川先生誌其墓所謂孝女

也

明道行狀伊川文集

先生嘗曰熙甯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

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

人苟容詔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

君實不拜樞密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

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復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

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

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則小

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邵氏聞見錄下同

先生謂

伯温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

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

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

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

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

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
 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會初作
 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詞
 者可以觀矣先生為伯温云宋史李文定公名迪字復古濮州人相真宗仁宗慶歷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定王沂公會字孝先咸平五年及第相真宗仁宗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封沂國公諡文正
 八年乙丑五十四歲三月哲宗即位改承議郎五月庚子召為
 宗正寺丞六月丁丑卒

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遺詔至洛先生為汝州酒官以檄來
 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
 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念

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
 如何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
 相當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
 憂兵部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
 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
 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先生論此時范

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鄧氏聞見錄續通鑑長編韓康公絳以元豐

六年復為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子宗師字傳道累官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杜孝錫名純累擢侍御史至兵部侍郎朱子文集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

云子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范公淳

夫同舍公嘗謂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子問公曰

伯淳誰也公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子謝曰生長

東南實未知也時子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

媿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伊洛淵源錄 宋史

陳忠肅公名璣字瑩中呂氏童蒙訓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當世

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

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朱子跋責沈文云陳忠肅

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

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胡文定公嘗見

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

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先生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

萬物各得其所胡氏集 宋史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

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五

月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憾惜明道

行狀

同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

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

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

和子全言 卷五
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
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
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
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
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

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
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
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闕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
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
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
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
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
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采錄旣而門人朋友爲

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

一人而已是則同

伊川文集門人朋友敘述序

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蕪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希世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

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
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先生抱經濟大器
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
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
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
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
惜哉

劉立之
敘述

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

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
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
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

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
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
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
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
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
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
歟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
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
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
不亡矣

朱光庭敘述 陸世儀云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
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平生論

新法及待介甫最為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已
出名不必已成惟以朝廷天下為心故能如此他人不能
也同為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看
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

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
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
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
戰陣之法無所不備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
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為通儒全才矣
邢恕敘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
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先生於經

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
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
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
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奧一天
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
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
者之師也成就人材於時為多
范祖禹敘述 高景逸云
心也匪由聖學甯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
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為何物矣不識天
理不識性為何物矣是儒者
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
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

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遊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

游酢

書行狀後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

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交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

呂大臨哀詞

元豐八

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逮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討博取可謂勤矣然其支離蔓延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

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而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皆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

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
 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之私
 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
 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剖駕異
 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歧一旦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
 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存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勦
 棘藜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
 兮尙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子敢知畜溟渤而
 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

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闢闔於一息兮尸者
 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生死於晝夜兮
 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
 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

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楊時祭文哀詞龜山集 龜山與翁好德書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

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
行狀叙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
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天下莫以為非也
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
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
所疑也某向嘗作哀辭一篇
謾錄去試一觀之何如耳
 天生賢傑必將濟時胡屯

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天豈徒為伯淳之亡理實難推

惟君之德顏氏庶幾惟君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遠識後學
 所師進為御史言直身危退字畿民如母憐兒再謫筦庫
 恬寔安卑伯仲孝養親顏怡怡或祿或耕如壘應箴聖上
 繼明政推母儀選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捧詔伸肩
 畎畝愛君心同商伊如何邁厲梁壤山頽繫子不肖辱君
 重知夷吾多罪鮑叔不疑君今歿矣吾道疇依身縻窮邊
 素車莫馳遙陳薄奠寓哀以詞音容永隔畢世長思嗚呼
 哀哉 范堯夫祭程宗丞文 綵衣方養志諫省遽翹英短命嗟顏子
 長星喪孔明臨津失舟楫支厦闕梁楹名節同伊水滔滔
 萬古清 天乎喪吾道命矣歎斯人後學隳梁木明時奪

國珍孔懷存愛弟皓首奈慈親惟有延陵志斯文久愈新

士素忝金蘭契情由道義親聖時方際遇英氣忿沈淪琴

在無鍾子斤存失郢人遙聞歸葬日清淚滿衣巾

范堯夫挽詞三

首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

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

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

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舍也苟利於民矣

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

君必與焉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

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

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韓持國撰墓誌銘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

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

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

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明道先生墓表序伊川文集黃百家云

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為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為要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為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則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為栽培曰學以知為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為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有理與無理而已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即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

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為
 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
 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宗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及兵刑
 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為三代之治
 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於先生而不容於安石之徧拘
 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
 哉按富鄭公卒在先生前二年其言無福者謂不得大
用非謂年壽不
永也黃氏誤解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
 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
 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欬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
 材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
 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
 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

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陳恬贊恬字叔易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先生

贊朱子文集

文集

男樾校字

池籥庭商訂二程年譜手簡

按彭夫人之歸雖不可考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為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先生之娶亦在服闋後也 己丑八月八日

年譜一書年月本難於考據精詳若體例盡善即吾二人所得者亦足以成書繼有所考逐漸補入久之自可以傳信弟又欲另為一稿本自太中祥符四年辛亥起至大觀元年丁亥止凡周邵張程五夫子言行事實及各門人仕宦出處受學年月俱按年纂入做史傳中表例庶眉目清晰積累既多

可分可合也必俟兄來面商如蒙過我所將程朱年譜及宋名臣言行錄俱帶來司馬文正公年譜若得借觀更妙游景叔碑弟無此種近日校正蒙未畢龜山集尙未暇看俗事分心流光虛擲奈何

庚寅十一月二十七日

承諭數條蒐羅剔抉精到之至鄭白渠一節上宰相書與侯先生誌情事脗合決爲代侯仲良無疑惟宰相仍須考訂若以爲呂大防則上書應在元祐三年四月以後紹聖元年三月以前此六年中不知的係何年來示謂應在紹聖元二年間恐不然也汲公以元年三月罷知永興軍此後不復登朝矣書中所云閣下嘗尹長安事在爲相之前又云僕射相公

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是又在宣仁聽斷之時若秦陵親政則紹述論興時事遂變安能有爲乎弟意謂須兼攷呂公著范純仁劉摯蘇頌諸賢在元祐入相之先何人曾尹長安否至書中方外不順師旅之興等語亦有端倪可尋祈再將宋史暨忠宣公集檢查殿丞誌二年二字係十年之誤此段考證精確不差其爲傳刻之誤無疑得兄摘出豁然貫通暢快之至伊川著家世舊事在元祐年間此亦近是簡冊至今流傳已尠吾輩旁搜遠紹亦不過於此數書中每見每知所益若其不可強通處只得闕疑以待隨時隨地觸發耳今早濃陰令人望雲思雪旋又開霽暄暖如故祈

善為調攝餘容面罄

庚寅十二月初五日 按宋史汲公在元豐初已嘗知秦州徙永興則在入相

之先矣初札未細核故籍庭駁之今據史則代人士宰相書宰相仍係汲公當在元祐三年四月汲公超拜左僕射時惜無由起籍庭而辨正也

已酉閏四月星杓記

來示四條一以代人士宰相書指温公一以明道避親指彭中丞俱明確可信其尤辨證精細指魯魚之誤而釋千古之疑者在十八歲上書一條以皇字為嘉字之偽發前人所未發可謂目明如炬心細如髮得兄指示令人暢然意滿真益友也至師直尹洛以元祐二年知蔡州當之仍恐不然洛與蔡州顯然兩地且細按家世舊事所載云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尙稱伯淳則尹洛談經應在

元祐以前伊川蓋述舊事而連類追記之耳然則師直尹洛當在元豐年間考之而家世舊事之述可否編入元祐五年宅憂之時祈再詳查指示來示偶有抑塞之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士之所爭在千古而不在一日潛見待之時數仁義飽乎膏粱兄任重致遠之力百倍於弟願益勉之並時指弟之愚昧而警覺之蘄相與於有成也

庚寅十二月初七日

奉到年譜提綱一本暢慰之至敏則有功於兄益信篇中應加按語之處弟當悉心綴屬以待訂正所云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此至當之言後人著書好繁此一大弊然簡而明豈易言哉兄步而弟趨不敢不竭力也奉議一節弟意亦以

爲應在元豐三年手冊畱下總於三日後呈閱明日擬城外
一行餘日在廡過我爲慰
庚寅十二月初九日

細翫提綱數紙其中不合體裁者頗多蓋牽引太中已不免
有窒礙又禱入文簡諸公仕履更無眉目以爲家譜則書闕
有間嫌其挂漏以爲年譜則主客不分禱然並舉終不免著
書好繁之失不得已或取太中家傳年月可稽處注於句下
冠之篇端年譜專載二先生綱如春秋目如左氏非僭擬也
竊師古也另錄數頁附呈訂正日中按語亦不宜繁文省事
增此編書之大要後人著書指千證百究其所證未必可信
徒多辭說至義反蕪卒呈臆見以俟裁示有須面商非筆所

罄擬卽過我藉釋羣疑卽請文安寒節珍重

庚寅十二
月十一日

承示安溪正蒙注語意精簡能發張子之奧義洵善本也安

宜之書石經記容細看畢奉上所稱汲郡呂公似進伯微仲

兩無所屬恐別有其人闕疑俟考可也吳充薦明道以下數

條宜載入誠如明諭胃氣作痛祈於動息節宣之理加意書

年譜亦不必太急總以養身爲要餘俟面罄

庚寅十二月十
五日 金石粹

編云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
也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
起學校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一柄政諸君
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按此則
汲郡呂公確係進伯齋庭偶
未檢耳己酉閏四月星杓記

先後兩奉手書具見讀書精密不肯一字放過年譜得兄如

此推勸其爲功於元民不小弟近日塵事愈擾讀年譜尙未
終篇大約初五六日方能摒擋一切抽兩半日之間悉心考
訂並迎吾兄過廡面質所疑也現纂國史館列傳亦爲賓客
所擾或作或輟柰何柰何

庚寅十二月十七日

昨承示手校李遜齋道南講授於程門淵源考訂精詳頃語
郝春浦學士知李文貞公集陳碩士侍郎自闕刻攜歸已全
部相贈日來服膺此書精深博大紫陽以後一人而已來示
勗以慎交遊並以醇儒之道自律深媿薄植無所成就然不
敢不自勉以無負愛我者之期望仍祈始終訓迪愈賜箴砭
至於道義之交近時誠不可多得惟節其長而棄其短庶規

模不至於狹隘耳秋色澄清頗有停雲之思擬於月中奉訪
也 辛卯八月望前

伴來讀手書所論處旅貴內外之正舍此無心亨之道惟同
心可共語此精義入神之學利用安身卽在於此兄之自得
深矣惠我亦深矣昨夜夢中有人問云世間何處最險應之
曰平處最險又問何處最平應之曰險處最平覺而憶之此
語似有意味可作生於憂患注腳不知先儒有此說否抑積
思之久閱歷之多而通於夢耶此亦惟同心可共語也程子
年譜清本弟攜去容公暇手訂一過俟兄來粵商定付梓此
別數月善自愛 癸巳正月二十八日

癸巳九月十六日於太平試院奉到手書所以慰存之者至
殷且摯卻憾明日清風不來嶺外久欲奉書速駕因天涯地
角郵遞爲艱且慮海內士大夫聞風傾慕者早已延而致之
則雙鯉浮沉徒勞悵望本年賈運生試使來粵復奉賜函頓
解調飢如聆警欬惟是雁墻瓊林屢困昭諫在仁人君子固
安之有素而同舟者不能不詠文章憎命達之句而氣爲之
不平也旣膺恩少寇府中賢主嘉賓必非泛泛此時不但都
門館地可有可無卽弟亦不欲勞兄遠行何也轉瞬又是春
闈兄之文行理無終屈高堂之期望在此弟之所昕夕禱祝
者亦在此惟甘旨之需不可久缺茲借星使還輶奉上紋銀

百兩同年中弟亦有非意前曾彙寄許玉叔侍御處因其中
小有周折故稍遲遲家嚴於本年四月初八日抵桂林不服
水土又爲家事所牽已於八月二十八日嚴慈同行攜三舍
弟回滇一切俱叨平順至在弟嶺右三載於今此中山水之
奇甲於天下士生其間得靈秀之氣頗不乏明穎者惟家無
藏書人無教法求一根柢盤深者未之見焉大約童子開筆
未久塾師遽授以庸俗墨卷臨文不過摹其腔調以希速售
變化之方愧勵之法文告固不可廢然已末矣弟謙聞時進
諸生而面訓之稍有所進卽破格以獎勵之敏者頗能信從
仍以不能遍及爲憾小學則已風行一時矣近思錄現尙不

能刊發此有二焉一則諸生初聞端緒先沈潛於四子六經孝經小學而後啟其門徑則有實功而無流弊間有一二好學之士已自能購是書而讀之矣一則考試匆匆無暇校勘小學之所以成功者皆涸軀先生之力也且現又窘於資力故不能爲至場屋弊端逐漸清釐士論頗以爲嚴然夙興夜寐惟求真才故不畏人之怨其知我者則自不怨也年來公行文字皆殫心力而爲之現已不少然不欲寄近於好名者之所爲他日尙求教也此中有可以惠吾士子而裨益弟之所不及者望悉心指示兒能言之弟能行之此正朋友之大義若但有嘉許則非弟之所望於兒也程子年譜亦非百冗

中所能卒業蓋一入宦途則一切無益而不能廢之虛文故套又耗去精神大半天假之緣異日燕山風雨重理巾箱則平生之志慰矣千里神交情長紙短計此信到京長安太平鼓又已聲滿六街矣小學一部附呈其中必多舛誤之處望簽出他日面訂尙可重刊也弟履任以來搜採通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給匾者已千有餘人會題者現有一百八十餘人凡前明國初之湮沒不彰者俱已表揚此事差堪告慰也泐此順俟元安爲道珍攝不盡欲言弟生春頓首

乙未九月七日

出此則知天定其數非人力所能移也
 人其前也 固時之器也 不意其出而
 猶美夫時論然則吾日于百餘人會
 出則其前而後則其後也 亦以文
 始文日終而六以終小學一將則其
 亦之式以終千里而交則其游則其
 文則其式以終千里而交則其游則其
 文則其式以終千里而交則其游則其

講授師友紀畧

附知遇師友以親炙先後為次不論名位僅就管見紀其大畧云

蘭鄰先生姓陳諱徵芝閩縣人性敏嗜學逾冠魁戊午榜壬戌
 成進士即用知縣選浙江會稽有儒吏風民不忍欺振興斯文
 愛才如命古小學者尹和靖先生講學地也選士之秀者月課
 獎勵縣試則終日坐堂皇閱卷得佳士視如子弟士風丕振人
 謂古靈再世鑑拔如陶際堯王藩屠湘之宗稷辰皆不愧師門
 星杓辱知最深屢置冠羣調平湖延課世弟習見穆行孝友出
 於自然公餘博覽羣書見精校善本必購得之有心悟輒劄記
 一經寓目終身不忘居官以勵名節為先當丁鄭太孺人憂有
 富紳被逮願出三千金求釋時公項正絀左右進說先生辨踊

痛叱曰此何時敢以此言汙我哉甯被劾臨變易節誓不爲也卒以交代故典質一空甯及書籍不已其持正類如此服除補江西永豐調彭澤廬陵署九江同知題升雲南騰越廳兩膺卓薦引見星杓館盧文肅公邸際堯諸同門皆官曹部屬稷辰爲文壽先生六十避親調浙江秀水癸巳星杓南下趨謁畱止館舍再親炙焉時方輯程子年譜先生出藏書資考訂時書片紙以泐羣疑猶自謂駁而善志何學之博而德之恭也歲暮告歸特蒙厚賜使供甘旨會林少穆先生薦分鴛湖半席次年仍止郡齋一日從容爲星杓言太翁年逾九十違侍而來者爲夙累也三十年浮湛州縣子視我於宦情何如哉爾來思親日摯但

得歸侍歡娛晚景間尋舊學吾願足矣卽日謝病守堅畱不顧僦居以俟交欸自是日親提命益聞所未聞歸日太翁尙康彊暮而棄養哀毀盡禮終喪未幾先生亦捐館年六十有五吁近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往往不遑將父銜恤靡至抱憾終天先生雖位不副德未究底蘊而孝行清節如此無愧古人其學之力歟配葉孺人有淑行先五年卒子四人遠謨庠生德詮癸卯舉人乙巳進士廣東卽用知縣延誠延詵孫十人皆業儒先生育才之報方未艾也星杓從遊最久又嘗爲其仲季授讀獲益尤多述此志感

王文恪公諱鼎字定九省厓其號也蒲城人丙辰進士己卯典

試浙江得星杓卷目爲宿學取中第五會試謁見猶口誦示同門留京十年公位業日崇未嘗造請一日以親壽乞言謁直園出池生春撰壽序求正知有程子年譜之輯極蒙嘉獎留飲劇談謂講是學者鮮不爲迂某三十年不談性理微子無以發吾之蘊酒酣燈炮傾瀉生平娓娓不倦席次贈余三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及歸厲則籬庭已待漏趨禁矣丙申公爲會試總裁闈中語同門許乃安王藩曰味青今科必捷我識其文也房官薦呈吳侍郎傑文已取中以詩中醕字平仄雙用誤批失粘被黜時星杓已選慈谿學職謁公告歸索卷閱之一讀一擊節幾爲墮淚云有此文不中命也諄勉再試竟不果孤負期許一席之誨遂成永憾往事難追酬知無自誌此爲之泣然公立朝大節 國史書之天下誦之不具載

盧文肅公諱蔭溥號南石德州人辛丑進士夙負人倫鑒甲子典試浙江所取皆知名士庚辰會試總裁得人尤盛自二元陳繼昌外畱詞館六十餘人多爲名臣道光丙戌宗稷辰項名達同館門下名達成進士告歸公語以舉賢自代稷辰以星杓告名達遂薦諸公丁亥延課公孫慶綸禮遇有加嘗與池生春輯程子年譜公命取架上羣書移置館中悉資采獲復以李文貞公全部相贈謂 國朝名相理學傳家當推第一公七袞賜壽資子駢蕃異數稠疊縉紳榮之隨扈盛京慶綸始昏之父遽遭

母喪苦凶哀毀誓不入室洎公歸成殯稟請願宿書齋終喪三年刻苦自勵百折不回公語門人陶際堯曰吾孫能持大節師之教也亟稱大君子自是寢興不離學問日新癸巳告歸慶綸已服闋公寓書富海帆中丞薦主緱城講席乙未復上春官公予告在邸入見臥內七年知遇一席晤言感舊懷今遂成永別辛丑慶綸成進上入詞林繩武有人公其無憾公之相業光昭史冊朝野誦之星杓敬紀賓館相知之雅以志高仰云

林文忠公諱則徐字少穆晚號滄邨侯官人辛未進士己卯典試滇中鑒識皆一時英俊成進士者十六人爲歷科所未有楚雄池生春同榜中年最少性最醇公攜之偕行癸巳生春視學

粵西星杓侍池太夫人過吳謁公節署公誠之心見於詞氣顧謂籥庭少許可前以書來獨稱君爲同志且聞德州公亦亟稱君之賢今一見果然佳士因語及同輯程子年譜深蒙嘉許謂名山大業必當傳世異日訂定成書當序而行之尋簡寄嘉守爲分鴛湖半席使主講授乙未北上復謁公於吳賜經籍碑帖卷資期望甚摯星杓屢困春官丙申選授慈谿學公猶在吳勗以師儒之官正可講學明道仍堪應試益勵素學無墮厥志會海氛不靖公馳赴浙東督辦軍事星杓迎謁舟次當羽書旁午之秋首詢曾否應試諄諄以程子年譜爲念且言籥庭入祠名宦有弟膺鄉薦足慰存注然蒐輯遺文同志責也子其有意乎

誦言在耳孤負初心已矣當今無復有斯人矣公德在生民功
在社稷史不勝書無俟贅述敬誌知遇之感如此不勝山頽梁
壞之悲云

予友池君籥庭諱生春楚雄人生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齟齬
之時幼通經學善詩古文辭補弟子員顧南雅宋芷灣兩先生
奇其才招致門下闢小大有齋居之造養益邃一日得通書西
銘讀之默契理要銳然以聖賢自期己卯林少穆先生典試滇
中甄錄皆英萃尤賞識籥庭挈之偕行癸未成進士用庶常丙
戌授編修好古力學屏迹當路星杓畱京定交日夜劇切講求
濂洛關閩之學久與相處一毫世俗之見不敢萌於心竊在盧

文肅公東閣徧觀天下士如籥庭者不可一二數生平心契在
師友之間戊子典試陝甘還召對先帝嘉其器識特命入南
書房瀛臺應制賦瓊島初冬七律二首援筆立就寵賚甚厚

期以大用禁禦宜勤益昭敬慎己丑邀星杓過直廬商訂程子
年譜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癸巳簡任粵西學政事無
鉅細必躬必親尤以求真才勵實學爲先多所造就乙未寓書
星杓謂程子年譜非百冗中所能卒業尋擢國子監司業仍畱
學政任丙申十月卒於官年三十九嗚呼籥庭之德蓋完於天
向使天假之年成就其所至自當無愧聖賢迺自通籍爲文學
侍從直史館世所知者詩賦書翰之超絕耳其生平志學不獲

盡見於事業卒之日賢士大夫相與惜之星杓每閱遺簡潛焉
出涕自傷卑賤不能導揚盛美使有傳於後愧負心朋悵憾何
已粵西大吏奏祠名宦弟融春登賢書聞之少穆先生云

仁和項君梅侶諱名達一字潛園丙子舉人考取學正畱京館
盧文肅公邸課文孫慶綸丙戌成進士卽用知縣以親老不赴
改歸京職一時名公鉅卿皆見尊禮謁告歸省文肅語以薦賢
自代介宗滌甫訪星杓於宛平書館傾蓋定交歡若平生推挽
甚力辭不獲己丁亥文肅延課慶綸梅侶南歸逾年復入都館
蒲城王文恪公邸咫尺光儀時親講論嘗語及心學於儒釋之
界剖晰精微實有心得刻意力行視塵世軒冕泊如也晚主紫

陽書院衡文必準聖賢理服雖時髦不少假凡經繩削無不憚
其嚴而服其正己而謝病力辭講席清修精進雖古名德不逮
也星杓授慈谿學往還益密嘗邀遊育王天童諸山島先君子
欲刊丹桂籍乞重訂一過籥庭下世程子年譜稿寄君畱之累
載爲一一訂定體例期不失籥庭初意及繕寫再請校正而竟
徂謝矣君性行與籥庭相似而尤心折籥庭其遺文事實人共
傳之有子錦標能世其學可以無憾語稱今古名輩皆自夙慧
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茲於梅侶益信

滌甫宗君名稷辰一字攻恥愛秦望之勝又號越峴世居臥龍
山麓其先公諱霈己巳進士令零陵有惠政滌甫少有志操應

童子試陳蘭鄰先生極賞之隨侍之永向學益勤以詩古文有聲湖湘間父卒於官貧不能歸主永州辰州講席士多嚮化辛巳鄉舉後尙爲僑人丙戌會試吾鄉公車至不能容創議山會置館中外翁和集數千金事以克成其勇於爲義雖仕而有力者不及也是科同學多登第星杓畱京心契益親將之湘畱語項梅侶薦館廬邸巳丑復同寓晨夕樂數勤見啟誨與人交直諒無隱先君子六十壽約同人爲詩歌序以寄祝其質直醇厚自池籥庭外無及也辛卯奉母來京襍被入直中書仍資筆墨以養嘗錄程子年譜稿就質復書謂編類甚斟酌以其身繫天下故略其家事亦見用意之嚴密及星杓授慈學爲文贈行勗

以奉親迺士追踪楊

適

杜

醇

仁者贈言之義良友相愛之情兼

得之矣旣而入樞禁贊機密束身愈謹交遊益淡而書問時至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丁未後讀禮家居又以程子年譜定本請正且乞爲序滌甫慨然念業是之勗慮後之無嗣音也亟序而歸之力促付梓並薦講席少助剗厖噫近世道義交固不可得卽求温不增華寒不改葉亦難概見如滌甫之終始不渝當於古人求之今且陟諫垣得時言事行將力行所學以垂不朽吾知果不負越中之望矣世有知滌甫者當以予爲知言杜尺莊先生諱煦系出祁公爲越中望族家多藏書博綜該貫早負譽望承筠谿公志樂善好施無虛日丁卯同弟

春生

登鄉

榜癸巳子寶辰成進士從子寶爵暨孫衡先後選拔諸孫皆游

庠主持詩社提唱風雅數十年吾郡稱耆德碩學必首推與先君子交最契星杓竊聞警欬居恤後時親几席終日小齋手一編以自娛校胡穉威先生文集自謂三十年猶未精善且以日力不足笑謂予曰書不如此讀若後世更生當從頭讀起雖一時戲言抑何學彌篤而心彌下也嘗執程子年譜就正畱閱數月簽示疑義數十條往復商定並以程門講友門人閱者不能了了屬詳注源委於是重加詮釋再求質正閱之暢然稱快庚戌上元前日序先君子丹桂籍三編趨聆教言傾談永日聞予將之嘉定握手惜別期以後會豈意半年契闊遽歸道山卒年

七十一噫如先生之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不可復見後生小子將何所則傲星杓亦熒熒垂老念世契之無人不能為之臨風隕涕而欷歔

松江姚樗寮先生椿負海內重望名公鉅卿莫不虛心咨訪星杓每以不及見為憾庚戌夏邂逅其弟子樞於嚴仙舫觀察署中素心共數見少穆先生與先生書有論 國朝文錄學錄之

輯兼和詩章知先生所學一本伊洛考亭秋仲訪其廬得親光霽雍容樂易行觴侍坐星聚一堂益歎先生充養有道也因出程子年譜求正先生以為先賢必不可少之書許畱裁定期以畢歲論及宋元學案雖較勝於明儒學案之專主楊明然亦有

不滿人意處三代下如范文正公所謂無文王而興者故朱子
以爲振古人豪不止爲兩宋名臣第一鄞王氏梓材以爲睢陽

戚正素所傳蓋止據晏元獻延主講席一事未足以賅一生本
末是欲尊范公而適以小之也睢陽亦誠君子儒但所成就似
猶在善信之間未足以興起斯文謝山特立高平學案而底稿
無存鄞王氏補之惜其於范公學術太畧後人無從窺見用功
次第必以爲公乃天人不可幾及若按公文集以次填補使人
知體用一貫外王必本於內聖於以鼓舞學者其必有無師而
興起者矣此事他日必有如程朱湯陸其人者起而正之庶可
爲後生之鵠執事其有意乎星杓謂范公振興斯文於濂洛未

起之先獨以中庸授張子非深契道統何以能此其原本仁義
用功次第集中具有可攷謝山特以講授之故尊安定泰山爲
先河其實安定泰山皆公所獎成必如先生所論三代下無文
王而興當推公第一乃爲至論星杓末學固陋何敢妄議前人
然如謝山謂二程未嘗得統於濂溪不必溝而合之自是一偏
之見不能違萬世之公也是年冬先生訂正程子年譜並寄思
辨錄以資采列且謂如陳蘭鄰池籬庭諸君不可無傳以紀今
悉本先生意附載於後異日往來淞泖間得再窺真編大業則
終幸矣

辛亥九月諸星杓謹識

文能以虛聲走敵今日不知誰能爲希文者韓魏公亦知太中
伊川稱魏公是間氣其量不可學特以二公德尊望重遠不相
接歐陽知慕堯夫屬子棐請教而微不滿於彭公彭公知明道
於童穉中歐陽知貢舉得明道橫渠而所契乃在蘇曾何道德
文章之異趣耶文富晚與太中爲耆英會最重二程司馬溫公
稍後於文富然與文富皆尊禮堯夫二程橫渠亦信服程邵而
不及見濂溪范堯夫彝叟則極心折二程固其家學所漸與夫
以文正之直接聖學使與周邵張程會合一時其樂當不亞洙
泗乃不使之聚於一方而使千百載後偕韓歐司馬同從祀於
廟廷此以知理學名臣之後先輝映固自有天意存乎其間也

